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浅释

山西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浅释

孙 英 曹 奎 郭润生 陈绍兴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太原

封面设计：殷改芳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浅释**

孙英 曹奎 郭润生 陈绍兴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74千字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20,500册

书号：2088·65 定价：0.23元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一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前 言

恩格斯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问世，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

《终结》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可知论和历史唯心主义，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

《终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列宁指出，《终结》和《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紧密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认真学习《终结》一书，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有着重要意义。

这本《浅释》，目的是给初学《终结》的同志，提供一个参考材料。在编写方法上，力求按照原著的逻辑顺序，围

绕中心问题，着重解释理论原理；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介绍，也是为解释理论原理服务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中央党校等单位编写的有关材料，并且得到不少工农兵和理论工作者的帮助。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所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1888年单行本序言》浅释·····	(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浅释·····	(6)
一·····	(6)
二·····	(25)
三·····	(47)
四·····	(63)
结束语·····	(98)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浅释·····	(101)

《1888年单行本序言》浅释

恩格斯于一八八八年为《终结》单行本写的序言，主要说明了写作这部著作的原因。

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是为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同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区别，划清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

德国古典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著名代表。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和辩证法家，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随着资产阶级的日趋反动，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何革命思想的产生，都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必然要吸取以往进步思想文化的某些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信仰黑格尔哲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接受过费尔巴哈哲学的强烈影响。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据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综合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彻底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别有用心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什么“天才头脑”的产物，这完全是反动的唯心主义歪曲。

恩格斯在这篇序言的开始，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早在“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第3页，以下对本书的引文，只注明页码）从那时起，到一八四六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八开本两厚册”（第3页）的著作中，他们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施特劳斯、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第3页）实现了同德国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心愿，达到了“自己弄清问题”（第3页）这一主要目的。但是，由于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机会主义的阻挠和党内经费困难等原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部著作一直没有能够付印，原稿长期压在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手里，到一九三二年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版，同广大革命人民见面。

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终结》的出版，中间经过四十多年。在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致力于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忙于《资本论》的写作、整理、出版工作，以致“再没有机会”（第3页）能够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关于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虽然曾指出过黑格尔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联系和本质区别，“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第3页）至于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虽然这种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但是“却从来没有回顾过”。（第3页）所以，严格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界限，全面系统地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见解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见解的根本对立，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战斗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恩格斯写作《终结》的一个原因。

恩格斯写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是适应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迫切需要。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八十年代《终结》发表，这四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等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

（第3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混淆起来。因此，迫切要求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说明它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本质区别，以便提高无产阶级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聚集和团结革命力量，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由于资本不断积聚，生产不

断集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资产阶级越来越反动，他们同一切反革命势力勾结起来，在政治上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在思想理论上也向马克思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这时候，在德国、英国和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搬出德国古典哲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宣扬所谓新康德主义；他们竭力复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宣扬所谓新黑格尔主义。所以，正象恩格斯所说，德国古典哲学“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第3页）

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适应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需要，也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他们胡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抄袭拼凑起来的，扬言要批判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正是他们抄袭拼凑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糟粕，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以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例如，拉萨尔派从黑格尔哲学中抄袭了反动的唯心主义国家学说，用臭名昭著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谬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江湖骗子”杜林，抄袭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糟粕，拼凑成折衷主义杂拌，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机会主义者更变本加厉地采用折衷主义手法，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同新康德主义调和起来，用庸俗进化论偷换革命辩证法，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情况，使不少人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混淆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

面对这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客观形势，为了粉碎资

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和歪曲，提高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使工人运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恩格斯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借评论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机会，写了《终结》这部光辉著作。

最后，恩格斯还说明，四十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写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但因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对费尔巴哈哲学没有批判，所以它不能适应思想理论战线上新的战斗任务的需要。可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旧笔记中，发现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认为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第4页）对于划清两种世界观的界限，指导现实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拿来作为《终结》的附录，一并发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浅释

—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批判。首先，恩格斯提出了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一光辉思想，深刻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阶级实质和社会意义；其次，恩格斯论述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及其方法同体系之间的矛盾，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最后，恩格斯概述了黑格尔哲学的成就及其学派的解体过程，指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没有完成制胜黑格尔哲学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一）德国哲学革命作了 政治变革的前导

（第5页第1段、第2段）

恩格斯为了科学地分析批判黑格尔哲学，回顾了黑格尔活动的那个历史时期，即“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

（第5页）这是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恩格斯指出：“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

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第5页）在这里，恩格斯把哲学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阐明了哲学的阶级性，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背景、阶级实质和社会意义。

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发展，资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彻底反封建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举起唯物主义旗帜，同维护封建制度的宗教神学和专制国家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外国去印刷，他们本人也随时准备着被关进巴黎的巴士底国家监狱。这样，作为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法国哲学，在历史上起了革命的作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也酝酿着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封建割据、经济落后的国家，大工业很少，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对封建制度不满，要求政治变革，渴望实现民族统一；另一方面，它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所吓倒，害怕人民，害怕革命，与封建统治阶级相妥协，企图走改良主义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古典哲学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唯物主义，并同维护封建制度的宗教神学作斗争，而是主要地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同宗教神学相妥协。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尽管这种哲学具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一个哲学革命，作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前导。

恩格斯从对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总的分析出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以唯心主义形式，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

黑格尔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突出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方面，反映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同戴皇冠的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性，他的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第5页)黑格尔本人也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他的著作成为学校里公认的教科书，在政治上起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保守作用。另一方面，反映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又具有革命因素。恩格斯指出，关于这一方面，不论普鲁士反动政府还是反对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看到，但是进步作家海涅在一八三三年就看到了。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在黑格尔完成的德国哲学革命之后，一定要爆发德国的政治革命。

黑格尔哲学是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准备时期的产物，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映。它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而产生，并从属和服务于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妥协的政治。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总是从属于政治，哲学斗争总是服务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恩格斯关于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一光辉思想，正是对于哲

学同政治的关系的高度概括，是一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毛主席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贩卖“中庸之道”等反动谬论，正是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第6页第2段——第8页第2段）

恩格斯以黑格尔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第6页）这个哲学命题为例，指出黑格尔哲学包含着“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说明黑格尔哲学具有革命的因素。

黑格尔的这一命题，是在一八二一年出版的《法哲学》序言中提出来的。它“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第6页）是为普鲁士封建王朝做辩护的。普鲁士王国的国王威廉三世及其政府是这样想的，那些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是这样想的。黑格尔自己也曾曾在《法哲学》一书中说，哲学是为国家服务的，“人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然而，在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中，实际上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一八二七年，他在《小逻辑》再版时，曾对这个命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

挥。他说：“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能认作现实”。如普鲁士的“某种税制”，就不是无条件合理的、现实的。“‘现实’有别于飘忽即逝的现象”或“偶然的存在”，“现实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讲的“现实性”，乃是具有必然性，符合发展规律的东西。黑格尔这种认为具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才应当存在，反之，凡是失去必然性的东西，就是不现实的、不合理的，就不应该继续存在的思想，正是这个命题中所包含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按照黑格尔的这种思想看待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可以得出革命的结论：当这个国家在它还没有失去必然性之前，它是现实的、合理的；但当它失去必然性之后，就成为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了。普鲁士王国当时已经失去了必然性，它迟早要被推翻。普鲁士王国当时所以还能存在，只是因为被统治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特别是资产阶级非常软弱，活象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老头子，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因此，不中用的“臣民”，就有一个恶劣的政府。历史发展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新生战胜腐朽，光明战胜黑暗，革命战胜反革命，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事实证明，普鲁士封建王朝不是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吗！

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尔关于只有符合必然性的才是现实的这个思想，那末，“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第6页）现实的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它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共和国、法国